

皇明兩朝疏抄

明疏抄卷之七

修省二

脩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
尚書等官祭金等題先該禮部咨爲 勅諭事節該本部
題奉 欽此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 勅
諭思與在官在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凡關係吏治民隱
興利除害政務都要着實舉行以回天意欽此欽遵備行
前來等因仰祝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勅天時幾之
心也等因仰惟 朝廷四方之準 君心萬化之原皇極

建而休徵乃應中和致而位育自臻導自 皇上入繼大
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革積年之宿弊復 祖宗之
成規動無過舉宜其致祥顧自去年四方頻告災眚風潮
水患之非常氣鬱土曠之繼作加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
循省咎徵皆臣等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
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來於凡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
便宜輒筆者畧以次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者各另條具
奏 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為 九重之獻詩口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
觀 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弗終 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兼

以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是以上干和氣陛下
可不愾然慎終如始以慰蒼天人之望歟等請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來凡百
舉措多與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
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
用耆舊內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陛下在
藩邸之時已先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如大學士楊
廷和等嘗召見便殿詢以機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
敬大臣則不眩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
而已也比聞諸司章奏或不關內閣票擬肯意或竟

從中改師傳重臣諮詢雖關至緊以事情不同諸司疏
請 陛下待答 溫言未見家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
讒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責
其體國之忠 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必為
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懷顧慮
有去志 陛下欲誰與其理乎此任賢不能知初未慰天
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
道凡百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
干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
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跡同拒諫此聽納不能如初

天德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鑒 先朝名器之監
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儲蓄稍
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宦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太監趙山
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戶之除爵非平亂祿
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 朝廷之名器充溢而府
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勸功而給用乎此愼惜不能如初
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
俱 命錦衣衛拏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
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來非機密重情俱下鎮撫司問臺

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守不能如初未慰
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命戶部將 御馬壩上
等倉場正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以蘇
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渥矣其以後年分仍
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
事方舉行人皆欣忭乃因太監閻洪等飾辭瀆 奏遂寢
查覆積弊彌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田畝人千永等
禁黜左道一歸於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蠱惑之言乃於
禁嚴之地修設齋醮或晝日而厭或連日不止耗蠹財用

溷瀆 官庭此崇政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

即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允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

松栢之姿比來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顏未能如舊豈

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燕閒之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固

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足以干和況燕之

乎是未可諉為適然之數而弗加之意也中外皆曰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

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竊惟政不

可一日不在 朝廷樞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子之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卿以

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目有寄是謂政在朝廷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則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攬而權實移于下矣伏望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修德格天重詔令以彰天下之大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私時召大臣諮詢治道票擬付之內閣勿因請謁而中改刑獄付之法司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列可行者務見于施行諸司執奏當從者毋拒以前肯停止齋醮而

斥蠱惑之奸如崔文者決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禁傳乞
之濫如趙雲等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
束必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欲乃養心之要
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惧不可
須臾忽忘者蓋人當血氣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
嗜慾能節於壯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
臍無及矣伏望 陛下保衛 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
事則思曰恐戕生也若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
進御以時寢食頤養有節處燕喜猶在廣庭慎幽獨如臨
師保則 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千億之祥可冀矣以

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

陛下於萬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等分忝臣鄰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 主之情無任懷懼願望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為修省陳言復初政光 聖德答 天戒數事乃禪為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望 陛下於萬幾之暇省覽決意施行將見 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一節忠愛至誠溢于言表除本部并各衙門

先已題奉 欽依各另欽遵外合無候 命下之日仍行
各衙門并咨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各照先奉 勅諭內
事理着實修省勉修職業以消災異其有未盡者仍聽各
衙門另自具 奏施行尤望 皇上垂情省覽前項章奏
一一見之施行不以泛言視臣下而以實德答 上天如
此則上下交修一於真誠和氣未有不應而災變未有不
消者也

脩省陳言以荅 天戒疏

蕭一中

近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閣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寬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臣聞皋陶賡歌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衆事皆安由皋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脩省之事臣下固當分任其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在陛下耳臣竊念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其條件甚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

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者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寬抑
曰困窮是已臣伏思 朝廷政教固亦多端若夫 登極
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此亦政之
大者竊見比來漸次更張與初政皆戾遠甚使人信之而
復疑之至於近日大禮一事 廷議據經守正而 陛下
顧惑於桂萼之邪說以致建室之議不蒙報罷且自 畿
甸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
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則刑賞者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
比來傳乞多旨 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邢昺海顧錦以

莊奉肅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欽王錦以賈
緣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祐等本無勞勛
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於充軍
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泚李本陳逅林應驄言事忤

旨而逮下詔獄尤其甚者是刑賞誠有未當也至若冤
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害之人如見監
犯人廖鵬王獻齊佑藍華罪大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
決之時彼方百計奏辯希圖苟免固知聖心洞察不
為所移但不令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冤抑且未獲
伸矣又邇者災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聖慈發內帑飭重臣以賤貨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
不親理而付之所司苟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廢朝廷
之費而窮民罔有不沾實惠者矣况織造差遣不免於騷
擾土木之作大勞乎民力則困窮有未恤也臣願陛下
聽朝之暇于此數事儆惕深省察其所以而究圖之登
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一事罷而勿行又故事以先天下
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耶和魯等濫授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洪石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
欽王錦雖已發遣而百萬之賊仍行追併馬明衡伍臣固
犯忌諱而逆耳之忠即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賞

曹英廖鵬王獻等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
伸冤雖有奏辯在所不聽蠲土木等二事固業已為之
而俯念災傷特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濟之令尤行申
飭如此則免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路惟思竭忠以
圖報稱而況當陛下脩省求言豈容默然而已也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宗社生靈不勝幸
甚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濤

近該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二年二月十五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人事一失則天譴見于上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有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于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

盡投於權門。庭嬴者僅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所養也。竹鎗木刀。尙為長技。露體空腹。目為勁兵。此今日軍政之弊於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日。達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粥也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群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勑借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

散散之或不能聚仁非其人則惠填溪壑壽非其策則乃
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甚
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
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道學異言異
服弱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蹠或詆忤程朱而跡
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奇著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
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
頓堂官首領攘臂喧呼而体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汚
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恥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
學實為偽學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

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怒耳惟公
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警所以飾喜耳惟公則賞一人
而天下知所勸夫何 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入
之望 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綬之權衣裳
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申第連雲而 賜宅 賜莊
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
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實足以見
愛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
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鑒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臣
死之魂不散不鋤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棄

徂詐長則直諒消頤心者或以狀名愛國者或以忤罪權
勢熾而寒素走君門遠而事情鬱府部以顏色之厚而
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
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
名或盜蹠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如刺
諭所慮者蘇松以北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可痛哭去年
無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嗚呼犯此三者小
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
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以求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
死白骨磷磷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俠

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銀屢頒而實惠未流蠲免之書屢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虞以賑濟為先而蠲免為次次荒之虞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于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蠲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登求實惠則名固太虛此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 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冤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豈出四者之外 勅曰利有所當興收有所當革然利弊

不相離本相尅者也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
別有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 勅諭中再申明
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闕之患除則用力者
皆勇士人力既齊馴是自健將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今
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
者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錢而不
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賑濟則蠲免在所
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窮民滯滯之弊革則需惠者
必救死勤者既勸則惰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
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

大道之門闕則捷徑之路塞申明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
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悉道
德一而推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一奇著者去衆節義則輒
勝自疆尚燕恥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既
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不通關
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間故慢則留都
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官采擇在陛下也寬忌
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陛下也畧從違則大
禮平嚴傳陞乞陞之禁則封爵貴慎賜宅賜莊之
旨則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

明寬鋤強所以助弱息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畧權勢則
寒素何為不作顏色希而後公道信囹圄空而後生意多
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寃抑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
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
名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生
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侈如舊也大率一
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須要裁省去
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責罰以厲風俗立為永制江北之
地民窮尤極矣而麴糴之為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
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糴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

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一半賑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
不許作麴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
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卒而利興于
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
說焉蓋 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
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尚書之言
進則言路闢宏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
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 國是搖而天下機皆是致變故
天變于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

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哉故攻小人不如慶小人慶小
人不如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慶而慶亦謂之化攻君子
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
不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
者未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議禮
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等主情以
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等桂萼以米京矣至於汪俊則
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
月幽有鬼神庫室稱考之議顧無輕為動作以為陛下

大孝之累禮得則尊者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執
奏必有說耳今去常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
而奉承之况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咸被孰不愛
而畏之乎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天子罪當萬死
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陛下得
回江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執
禮於下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間情綱常
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興一定兩宮之好益
深父子之名既正祖宗之靈皆安君臣之和朝廷
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雨暘時日月明

道以清山川固禾黍多而地道以寧於此而災不弭沴不
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
未之有也所有條奏事宜臣等謹乞 勅下該部集議立
為前件施行其事關 陛下者恭願 陛下留心焉

務實德以荅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
莫之能違也邇來真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
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于下者亦累矣群小漸長
盜賊公行萬民失所至草妖木異之屬靡不失節人物之
變於中者亦累矣三變類仍庶幾休咎甚可畏也昔人有
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
災此譴告是雖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矣於
此而不亟求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
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覩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

已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速 賜罷黜矣是
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
養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莊乞第多無
厭足此皆臣等不能 明目達聰之責也臣等願 賜罷
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
或足仰答 天心矣至其 淵默靜深之地所以感召而
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與心與學也書曰王
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耳望
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
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

時不可以寒暑而間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
疎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已再歲
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恃堯舜之資而不務堯
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好音問難
畧無忍不可以言心得也黃閣票擬者不過付文移之批
荅召對不聞忍不可以言師資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
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三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
和等日相商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實問可否令各
擬票 面賜裁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
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諄然家人父子之

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皆有
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 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
移而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群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惟
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
開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無閑虛廢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
璫二虜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
恙志上所扼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臺斛面者誠不可也
而修省之時鎮撫司以報復奪辱主事羅洪載可乎巡司
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鹽越度不問以
至繫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孤媚盜群枉之赤幟百凡

貪多矣乃敢謂止因家人而繞一屬託乎將輪狼貴
羞戚里之谿壑既得富貴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
興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給事中張紳劉濟等所
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
却乃照常批荅直可為長太息也凡若此者不能着實修
革而欲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後矣臣等私憂過
計莫知所言伏望皇上俯察下情仰承天意凡
聖學之所未修時政之所未便銳意興舉則天意之不回
人心有不感者臣等所未信也

自効以彌天變疏

楊言

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上天垂戒仁壽宮
災皇上特勅諭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陛下之心畏
天變也成湯高宗天變奚直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
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任聖躬朝廷設六科給
事中所以舉正敗弊今敗弊日積天遣不可遏也吏科
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
去大學士蔣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熙等給事中張漢卿
等編修王相等抗諫而或謫戍或為民或箠死張聰桂萼
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陛下

儉德不聞而陽和地土張翥等請索無厭煎商掛號徃和
等貪饕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 廟
社精靈無併蒙之庇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
勘錦衣濫職剏設山海抽分增收匠役五百陞賞奏帶人
員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
沒之法諍臣如郭楠等施扭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
興作不常而局官陸嘉等乞全支俸糧 內監陳林等請
抽解木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急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
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是故 皇上赫然示以大變上以動
陛下修德之心下以顯誡官不職之罪也然上下周旋文

修而仁君重於責已伏望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
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諫諍之官復為民之職恤
死之後益課地土蘇農商之困抽分抑鮮免征權之貪當
稽正其法加旌節者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罪乞
速其律有削其官將臣等速賜罷黜以彰不職別選賢
能以充任使復行六部以條利弊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
深行之誠持之久如此而天變不彌治理不臻中興之
業不隆且康臣等求之間也犬馬之誠不知忌諱萬死萬
死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警戒相成者君臣保安之要古帝王所以致治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若改觀而實政之未修宜治化之未究也惟本所自無乃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飾而踐履之有未至與頃者禮官恭請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所欣然華都俞之盛復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媲美於古美儀章條上竟爾寢閣以至諸臣建言事關君德言涉宮

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四方枹鼓
之旨不絕臣下怠忽之意且甚而治之未登於理也不由
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語繁治者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
財二者在今日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強於西北而跳梁
之念不忘粵寇蔓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熄湖湘之水患
滔天畿輔之蝗蝻徧地近日京師陰雨決旬雲霧四塞
陰盛陽微之徵莫大於此顯患隱憂所關聖慮方至切
也為今之計若不預儲人材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
之第時尚清修求靖方之士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拔羅虛
心延訪不問顯晦資格取其長士可以禦侮者十數人焉

破格推用或列職卿二或分布一畿輔至於材官將士亦
加遴選或簡自下僚或起自廢棄姑取其節不責其全或
寘之營中或儲之賢府萬一緩急藉以措手而至於倉皇
之際弗計其能否而姑試之以聽其效此方今急務也至
於用財一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
焦勞苦思之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漏卮夫中人之產必
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營為長久決不忍坐
視窮之以至於憊也以一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缺一
至此極而尚恬然莫為之計倘寇賊之警突發無已而旱
澇為虐聯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司計者固將束手以聽

其敝也而可乎臣向因論廣中事及於儲材一節該吏部
頻撥行內外衙門各舉所知延至幾月僅見一二撫按言
及而無當於用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戶部題覆給事中
溫純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癸二月以來寂爾無聞
識者以君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堂自謂為安者方今郊壘
多虞經費訕之大災時沴雜然並至顧不以為異焉識者
又將何以喻之伏望 皇上幡然覺悟奮然改易察天變
之異常憫民窮之劇甚慮寇盜之橫行 念國儲之空匱
亟 賜宣召輔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諮諏善道人材
何為而乏財用何為而匱天變何為而屢形盜賊何由而

充斥門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寬濟夫 宣召訪問
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於交
泰台對筆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
感格於 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勵乎百辟而又申

勅大小臣工實心幹濟無事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
之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致疑沮則 君臣合德人
心之誠無自神 上下交修事功之率作自倍由此以圖
治功庶事軌體要而可以次第舉矣再照人才之生也不
數而用之貴及可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
長咸備六卿之選督撫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才行相稱矣

間有清德著聲而賦材或艱於大受備節於勦而力量或
勸於奔馳者將摘其今之所短或悖於輿論之公絜執其
昔之所長又歎於分量之劑以致一遇有缺動稱乏才者
何怪也乞 勅該部於前項官員若肯見幾高蹈引疾陳
乞察其望重公平者量進職級以示優異年力衰庸報酌
足稱者止與題覆致仕用全晚節不得一緊擬留致罹人
言以乖素履才望年力不在此限者不拘見任起用不得
籍口於此希冀高尚員缺聽採去體才名薦有且等者需
以銓補庶甄別之下無闕茸之具員而遴選之加獲譽髦
之實用矣財用天地間決無神輸地運之理欲講生財之

策以濟然眉之急將取之官與落賊將於按制之無餘抑
取之民與將落竭於誅求之殆盡惟加意節縮去其害財
者而已伏望 皇上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慮先根本
深自損抑由 宮闈以及 朝著之大自 服御以及
賞賚之重少減省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戶部會計四
海九州之鉅賦關市山澤之權務一歲所入幾何 朝廷
中禁之經費六軍群吏之資贍所出幾何凡建主客之兵
餉原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爵之祿精先年幾何今增幾
何逐項覈實開具揭帖查照督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題
造會記錄每季 進呈 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

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所核數目刊刻成書徧給文武大小衙門遵照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冗濫可減者減可革者革逐一裁酌以儲費用當事臣工各宜實心區畫度長挈大剖繁簡務期以濟國計以濟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半官半民是爲了此幹辦之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取之用徒止文後雖各紛然可厭後日事窮勢促將誰執諸臣誠以會計成數時一展玩有人心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戒諭諸臣勿謂時可苟安而日恣玩愒無以事有主者而漫不經心務期戮力修職無墮後艱則倡導於上既開裕

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目擊
時艱憂然心杞憂深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敬
用塵瀆干冒宸威不勝懇祈之至

亟修省以回 天意

何起鳴

臣奉 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時行至陝

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忽遇地震從省城東南起往西北

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內鄉村灰塵障天

民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通閤垣廬十室九訖及至咸陽涇

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壞城無完室聚室無全人悲

號之聲徹於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莫不皆然如咸

寧之壩橋柳巷涇陽之回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地昆沙里

米仲良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九丁全家

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壑壓為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白
晉月朔朔夜

三月初四日戌時地震動以來未常停止前此損傷人畜
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幸而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
較少若是夜間吾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
老携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下居身考之載籍以來未
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國
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惧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仰惟陛下臨御以來郊社親
矣朝講勤矣臨雍耕藉大興舉矣惟國用之艱難而
留心樽節慨遺事之久壞而亟勅圖新黜遠左道裁削

冗員凡所以畏 天命而悲太窮者以次舉行幾無遺策
固宜導迎善氣凝承 天休乃今地變異常如此是曷故
哉臣反覆思之無乃 天心仁愛 陛下故預示非常災
異以警告之歟其反身修德以為至治之圖與臣敬為
陛下陳其修省之畧惟 聖明留意焉 一曰修聖德中
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儒真德秀曰人主修
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一心即
天地之心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閑天地之動靜其中節
與否天地之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毫髮
差也今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興思

法宮之中一言一動一舉一止或喜怒或哀樂果皆發而
中節乎脫或發而未中節也則地道之不宣未必不由乎
此也是可畏也曷若遠法成湯痛自省改兢兢業業無怠
無荒凡百遊幸服御降輦升輿悉依 祖宗舊規每日視
朝之後依 祖宗故事 駕詣文華殿 留心講筵 親
近輔臣託為心膂與之商確政事勿以祁寒暑雨而間功
勿以君門萬里而隔越如此則 聖德懋修 一人享安
和之祉 聖心寧一兩儀收奠位之能矣 二曰宏納諫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言納諫有益也自古
人君遇災知懼多求直言以聞闕失蓋以陰陽升降之機

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寔係於言路之通塞也臣愚以為求
直言不如宏納諫納諫在於恕諫臣唐陸贄云諫者多衷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則我之能恕
諫者之滿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 陛下求
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一一起用如
近日給事中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之狂誣也 陛下覆
載含弘之量獨不能容此二臣耶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
下之該部將星與鳳儀查照胡應嘉事例及時起用幸希
聖聰益弘諫納輔臣親臣也凡有封進虛懷聽受凡卿大
臣也凡有執奏曲賜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

褒納之言之而不當 上意亦俯假優容庶言官委用之
風從此益光由是而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道日消猶曰
休祥不至災沴不除者臣未之信也 三曰務實政切照
地道不寧感召有自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
漸矣試觀禮樂衣冠之中多懷鄙偽之心科條紀法之內
絕無誠惻之意士夫競利而尊君親上之義疏民庶設機
而父子兄弟之恩薄強暴自恣交馳於中國寡弱無告含
冤於四海百姓安矣日見艱難而怨漬也紀綱張矣口入
朽腐而恐裂也上自為上下自為下譬之頭目手足氣脉
俱不貫通是以陰陽乖舛地道不寧積至三輔重地大變

發泄天之示人顯去為今修省之計豈可徒事虛文大小
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
治慄而下異同之心振偷惰苟且之氣以乞 勅諭百官
改竄既往思補將來在輔臣則悚然息言曰我何如而可
以變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
重任在撫按則懼然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為君保民以
至百司庶職莫不反己自修各求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
元年以來一切 題 奏并及 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
壅格未行者遂當開列前件着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
監囚犯一一審錄有可矜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通

行在外諸司一体欽恤務期洗滌冤濫宣暢爵溼仍限一
月以裡各另具 奏如此則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
下自然陰陽順軌和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 四曰飭邊
防臣見地震不獨關中為然近而 京師遠而延綏河東
河南地震一時疊見水雷火光又復相見說者曰此皆夷
狄不承於 中國之象也去歲京師淫雨遼東火光宣大
水電未幾胡虜兩路入犯破我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
京師陵寢此其往事可徵明君觀火矧今虜酋黃台吉
見擁重兵侵擾莊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聲東擊西又
厲巨計在備禦之策豈可瞬息疎虞失望 皇上軫念京

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天語叮咛該部通行各處鎮巡等官預計兵糧多備火器深溝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專責其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敢占先鋒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邊大臣據實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兵益餉各調鎮巡乘時調度在固其聲勢無掣肘而避任推艱各懷忠君愛國之心共收戮力同心之績如此而妖氛不靖中國不安者臣未之聞也。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被災重甚宮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骼無與殮埋幸存者肢體類多損折商賈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

復興人懷危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
失囚倘有無妄之徒乘機而逞腹心之患為可憂且各處
城垣衙舍坍塌數多勢必修理若復責之瘡痛呻吟之人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堪矣臣願 陛下亟廣
好生之仁弘敷賑濟之澤 勅下該部行該省撫按備查
各該地方被災人戶分別等第先將在庫官銀量行賑濟
仍將隆慶二年夏稅各照分數暫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
舍官為修理毋得專累疲民一面出榜曉諭使知 朝廷
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人悅天聽而震變自弭地方保無
虞矣 六曰重縣令夫人之有疾病疴痺者則必呼天不

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
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
高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特疼痛疢疢已也為若令者果
如桐棟任身而加撫摩之耶臣固謂不得而能也昔者
鄭災裨龜推象謂鄭必復災子產弗信臨事而備至於書
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口哭國不市鄭不復災此以德
消變之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災傷不止數十
家為有司者亦悲人窮而吊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
據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念三年大計
朝廷總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

勅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災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新科進士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闕之常矣叅照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已冒負乘之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疴遷延安逃恤私之罪災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尅責其聽罷片外臣待罪該科職在采風目擊災變若不據實上馳上聞則上負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瘼為可惧俯納臣言痛行修省仍 勅該部詳臣所言倘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陳言時政以答天戒疏

段汝礪

臣等考之書曰先生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明自古帝王未嘗不以 天戒為重而致謹
者仰惟 皇上懋德率 祖勤政惠民一紀於茲凡所以
奉若天道者無所不用其極宜乎休祥相應以來和氣之
徵也夫何兩歲之間彗星三見 聖心之憂不容已矣臣
惟冀者除舊布新之象豈天心喜新而厭舊哉蓋穢戾積
於下則 天戒照於上耳臣等待罪言官不能先事論列
上裨 一德下正百司致有今日之變乃歷 聖慮省咎
責躬且令臣等條陳所見以盡消弭之實臣等學不足以

達天人之蘊識不足以通時務之宜恭承 明命條陳四
事於左伏望 皇上不棄淺陋采納施行則於修省答天
之道或補萬分之一也臣等不勝幸甚 一崇渾厚以惇
治體臣惟為治有體體也者一代之綱維光先烈而裕後
昆紹百王而垂萬世者也史稱堯仁如天舜德好生禹之
德先湯之寬仁萬世憲章漢唐不足言矣仰惟 皇上仁
配堯好生並舜即位以來恤刑蠲賦賑乏救荒進賢黜枉
興事舉弊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一代之體當與堯舜禹湯
並稱夫何寬仁彰於上而苛察煩於下刑罰恤矣而無辜
或被戮賦稅蠲矣而力役則繁興賢才屢進屢退進者未

必皆賢退者未必皆枉也利弊屢興屢革興者不能無失
革者不能盡得也其他細事不能盡舉無乃一時激切之
政流於苛察而不知足傷 聖明堯舜之仁損 國家渾
厚之體災變之來有由然矣伏願 陛下遠宗帝王之道
近守 祖宗之法如天之生物休息長養以端渾厚之本
尤望 勅下內外大小臣工務存寬大毋事煩苛毋用紛
更毋變成法體國阜民一遵 祖宗之舊則寬仁之政成
而渾厚之體立一代之綱維可以為萬世之瞻仰矣惟
聖明念之 一正體統以修職業臣惟我 國家仕賢圖
治稽古建官設輔臣於 內閣以備顧問設尚書於六部

以統諸司設都察院於六卿之列以司風紀又設六科十三道以居言路其餘大小衙門各有攸司上下相維體統不紊所以百六十年來政無廢事人無曠官者良以是也夫何正德年間權奸竊柄諸司事務或專制於內或紊亂於外紀綱既弛法度盡隳不知體統為何物幸際聖明御極除舊布新固已一洗而清之矣但人心有可久之理而天下無不趨之勢趨其所重上下或不免有侵陵之漸令其所輕而彼此或不能無避忌之嫌若不辯之於早處之以斷末流之弊將有不可收拾者矣伏望陛下念體統而諸司職業所係朝廷政治所關以論道責輔臣而

不煩以他務以庶政責部院而不撓其職掌以是非責言
官而必廣其聽納尤望 勅下內外大小臣工各守爾典
各恭乃職毋侵下毋干上毋觀望成風毋推避慢事必使
庶績臚而卒成之效有徵陰陽和而論道之功不泯斯則
職業之修體統之正所係如此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
一宥狂妄以罪激勸臣等竊惟 陛下臨御以來求言若
渴納善如流凡言官論列無不采擇見之行事此仰見我
皇上以言路係紀綱之重而虛懷聽納之如是也奈何
言事諸臣不能仰體 聖心開陳善道或偏執已是或誤
執人非或學術不精或語言過激往往觸冒忌諱乖忤時

宜要其心雖則為公即其事率皆狂妄其取棄置固其所也臣等獨念忠誠素定利害不移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者大賢君子之所能也中才以上之人鮮不以身為念此念一存而利害形焉利害一存而進止判焉於是乎朝廷之上進言者無復昔日之多矣 陛下試用察之嘉靖十一年來凡言官之章奏與因言而獲罪者前五六年如此後五六年如此孰多孰寡自可曉見是 上有從諫之聖下無進諫之臣萬世之下孰明其故也伏望 陛下屈法伸恩原情有過 勅下吏部備查歷年以來言事獲罪諸臣果係事在為公別無他故降調者隨資陞用發遣者放

選補非罷黜為民者或量授一官或起復原職以昭 陛
下激勸之意以愧不言緘默之心則感恩圖報之下誰不
致身聞風興起之餘孰肯自棄善言日至和氣自臻答天
之道此或一端也 一懲姦貪以恤軍民切照沿邊將領
郡縣守令皆有撫馭軍民之責雖加意愛養猶恐不得其
所適來 聖政日親諸弊仍舊法令雖嚴奉行未至秦越
相視漠不經心軍士苦於饑寒而任意侵剋小民艱於輸
納而多方科罰致使畏政如虎率相流移無復懷鄉之念
赴敵如蹈水火各相視效孰有効死之心以故行伍空虛
而諸夷之部落日繁閭閻蕭條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彼盛

此衰有自來矣凡此足戾 天和伏望 勅下該部通行
各處撫按官加意廉察統軍將領自副叅以上如果怯懦
無為貪鄙有跡摘其尤者一二人親民守令及府佐等官
如果不守官箴不恤民隱摘其尤者一二人指名劾奏罷
黜以為姦貪蠹政之戒如或巡撫官抑勒過當處置失宜
及守巡官有所聞見不行覺察聽巡按御史一併叅奏處
治如此則軍民之困苦可紓而天意亦漸回矣

急劄 聖志以答天變疏

秦武

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黃華等坊兵
牌黃富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崔錄地方城上旗竿天
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孫寺天雷打碎幡竿一根韓崇
地方官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三根鍾紀地方史洪家天雷
打碎灯竿一根孫玄地方住人陳輓家天雷打碎樓房脊
一根李朝地方裏官中房內天雷打碎枕頭房柱一根具
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
城五城之望旗竿東城之望也地莫近焉者也物莫危焉
者也况天不虛加以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

律雷者天之怒氣以張其律者也。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於其郊原而於其都中，是豈無意於其間其殆以陛下剛德不足而為是奮發激烈歟。陛下取法耶其殆以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天張其怒而歟。陛下震恐耶其殆以遠在各省邈不之知必於耳目所覩聞而歟。陛下悚然動心而速改也其殆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陛下聖資猶足為善而恐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於赤子促耳而平之者耶。臣請以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今日之所致怒於陛下者八事焉為陛下言之。戰兢之初兢危切至昭格之德精潔無瑕始入朝而霖雨致

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於天下近日
以來徒務修省之虛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
而所以動遵禮法克享天心者則未請審錄之 命雖下
而所以昭宣冤枉挽回天意者則未修 陛下敬天之志
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一也歲祚之初愛民如子
詔書一下中外更生蠲久逋之稅以蘇窮極能不急之務
以解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頗崇
高為樂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苦於秦帶而於生事害人
者之未聞 輦轂散於征求而於機臂稱旨者之不察老
弱盡於溝壑膏髓困於虎狼 陛下勤民之志怠矣天之

所以致怒於陛下者二也踐祚之初深惟舊制盡釐正
德變亂之章悉復先朝畫一之典任官則專之吏部而
恩幸以裁減獄則下之刑曹而殿衛不預陛下法祖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肆更張或以義子
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侍而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
撓既多法司之律例更易殆盡陛下法祖之志怠矣
天之所以致怒於陛下者三也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屢
舉振拔賢俊登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九
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達於四海陛下禮臣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實意勅由中

出內閣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 六曹不得據其志或
以執法而反貽回詒之羞或以抗章而徒取 溫旨之慰
陛下禮臣之志憂夫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四也踐
祚之初虛心請益廣詢博訪言聽計從納犯顏之章則稱
為有理取切時之疏則許以舉行臺諫效其惓誠田野獻
其芹曝 陛下納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漸覺憎厭
言涉權貴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已有旨了
或謫之外任以摧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俸以挫其英發
之氣 陛下納諫之志忌夫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
五也踐祚之初務學為急時下經筵常親翰墨雖在先

帝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寧
勤苦既深而淫養益到 陛下講學
以來益加廢弛竊句讀之末而不
文而不察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廢
則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訑訑自滿之態 陛下
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六也踐祚之
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矩清心寡欲自早 朝以及晏罷了
無側偏之私由 深宮以及大庭悉皆光明之行 陛下
修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明宮闈之變始懷戚里
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也則重違其意而不

恤道路之沸騰貪得無厭將輸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
命如響而不顧賞賚之侈靡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
堅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齊象之志忘天之所以
致怒於 陛下者八也凡此八者在天下有離散之勢在
縉紳有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動
搖之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于孫有瞻仰之累 皇
天固 陛下之父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
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叫以趨之哉安有父愛其子之甚而
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
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嗚呼臣不知其終矣伏望 陛下

上體天心大策 聖志必修天理必遏人欲必親君子必
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汙下必虔恭寅畏以敬其天必節
用愛人以勤其民必率由舊章以法其祖必賤貨貴德
以禮其臣必虛己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
必舉動不僻以修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而天
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景星為慶雲者未之有
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者未之有
也而皆始於 陛下之一志其幾亦在乎能策與不能策
之間耳臣下胄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陳言修省以捐 天變疏

華湘

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政事之修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應焉蓋善惡萌於此而災祥見於彼故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克於兩間苟不常而失節無不緣故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或一令之敗其度天必垂象以示其警是故震電雨水隕石生燦孛入於斗鸛鵒來巢於魯六鵠退飛於宋四時之忒五行之反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向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雖有其象而災可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

觀本監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震焉臣嘗考之九陰陽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處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觀天之所者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意以臣乃掌占候之官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地震於下怪異數興於四方天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指陳時政之缺以竭過衷是以上天罪之而震怒之形然則臣敢不蒙死而為陛下言哉粵苦舜之為君古今稱聖者也格于文祖之日首明四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聰明則紛錯眩瞀而

是非賢否之實消然顛倒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感於
趙高淳之武帝感於朱异隋之煬帝感於虞世基遂至天
下大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景命曆數
攸歸起偏剔垢凝神代理凡有利所當舉而弊所當革者
品式條貫規制畫區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
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獎臺諫并權倖以抑私昵汰冗濫以
省浮靡祛釋老以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役清名爵之冒
審刑獄之施深仁美意謁於改元之一詔內外嚮風華夷
仰德罔不跂足以待而思見其 德化之盛不啻如漢文
帝之感山東也奈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如

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氣孚洽而怡然交歡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形迹疏闊而外朝一接都俞咈之語耿不可聞或併與其優禮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始者一也國家以言寄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凡朝政之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而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也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以見人主不可以不受諫邇來言者封章奏牘日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讜論不聞其嘉納一

二以勵其氣則今之諫官始為 清朝之刺員此不如其
始者二也近習之臣 聖王出而撫世酬物其慮之也周
其防之也固惟恐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蓋其漸靡
積染之習膏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綆非鋸也可以斷幹
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
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之意也彼其匡君翊國如
勃貂胥蘇如鄭衆呂彊今邇來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
城社席寵飾詐者衝決於其中則不能屏而抑之此不如
其始者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逋租不下
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者不足以供其所

出蘇軾曰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
近復見夫闕闕亡聊之人私門奔逐而鼠穴肆出將如曩
時之不可救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為人害也
又美誑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浸淫沉痾國事
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豈但以為吾民衣
食滿卮而深惡痛絕之若此哉今以萬乘之尊而俯臨
其誦經之壇不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恣之而轉令盛也臣
不自揣緬念往轍竊於此恒懷寤室之憂焉此不如其始
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管費不貲西山諸寺魏業相望而
毅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

當寓於民者而 賜戚里吏遷調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
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
節之以禮而順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豈所
以保全之乎况 紫宮之建司空之力竭矣復令新其中
第是停之未幾而勞之即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
二焉則甚於此者臣請復得而言之昔者帝王垂拱於上
而奔走聯屬天下之人有賞有刑賞必當其功雖微不遺
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示懲也天下之
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今也則不然無功者猥賞而輕爵
以啓其倖門有罪者脫刑而長奸以反乎成獄則善何所

勸惡何所懲哉之數者皆所以召乎沴氣而刑賞牴牾而可驗者焉蓋天有四時春夏為陽而於君為仁賞者君之仁也秋冬為陰而於君為義刑者君之義也刑賞不中仁義乖則陰陽繆戾而災害於是乎起災害起矣願乃設齋致醮而來以禳之是已無悔過之實而欲天之悔禍所謂惡影而疾走也其見於政其施於行者如此輔臣言之而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臣言之而不聽天心或有時而愈怒將何以應之乎臣竊私憂過計陛下所以漸不如始必有蔽之者也臣不敢遽撫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事觀之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事變之來確然獨斷唯

其惑於群枉是以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擾叛藩
作亂而南土震驚北庶愁困疆圉虛耗物力悉屈而海內
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而痛鑒之哉念我 皇祖
龍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 陛下握
符臨御 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不夙夜憂勤砥節修
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棄之靈答蒸黎無
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入繼大統莫有賢於漢之文帝
者夫由藩邸而踐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
必出災異以啟其衷漢文帝之世天非無變帝能率下以
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大道故呂祖謙曰凡四百年

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臣如賈誼猶痛哭流涕
太息其當時勢之事以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陛下試觀今日之事果何如耶
名器濫以假人而天工未勅財貨盡於供佛而天物不惜
議理違乎常典人心有所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戎
踵其故習節鎮無所砥礪行天之夏令也骸法滋惡喧傳
萬口不能行天之秋令也錫皂興工勞費百端不能行
天之冬令也由畿甸而海宇民則苦於征徭而鮮康阜之
樂土兵則疲於腹削而率瘠弱之羸卒吏則失於磨滌振
刷而不多見乎修正廉節之士思純俗日漓紀綱漸弛

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以縷數而徧及譬諸腹
心受病之人貌年動輒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
已索然矣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薑
苓之味藏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而瘳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情玩而不思所以治之之
本唯在修德而已矣心之不正則德不可修學之不講則
心不可正故宋朱熹屢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
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聞陛下經筵進
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前獨體驗於施為察理
欲之機決存亡之故辨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

治理面諭臺諫以通乎下情禁權倖之橫塞冗濫之源開
釋老之非省工作之費慎名節以勵世不以無功而輕授
明刑獄以鋤亮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之有必應時而
行銳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以大之心為心而天下之
事可從而理矣天下之事既理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
民安兵疆倍厚紀綱整肅而時維迂衡之治於是乎成何
星霜水旱昆蟲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並哉斯言
也諸臣進說屢矣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陛下
下殆未加之志為臣念祖宗以來未聞有今日之
變者乃敢忘其謏陋妄有所說而一念之懷實無任倦倦

也目漬天威罪不容死願造室以待斧金之誅

錄臣言以弭大變疏

周 瑯

臣聞君父一也子之事父必期於承顏順志敦至樂於家庭不然父怒於上子懼於下則易所謂睽非家人之象矣臣之事君必期於都俞咈謫至和於堂陛不然君怒於上臣懼於下則易所謂否非泰亨之道矣臣伏見近日科道諸臣論列時政亦屢矣陛下一切拒而勿聽甚者詰責又甚者罰俸又甚者左調是陛下未免震怒於上廷臣未免惴惴於下君臣懸絕天壤不殊此固泰之象耶否之象耶此臣區區犬馬之念蓋不敢不特言也伏惟陛下踐祚之始嘗詔廷臣言事矣亦嘗嘉其有言矣亦嘗亟

行其言而茂昭鴻烈矣今耳目固未易也而背馳乃尔臣
伏思之 陛下豈為是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之故智耶始
聖心有疑於諸臣之言故愈言而愈怒愈怒而愈拒也夫
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若是則譟張肆幻諍
臣獲遣天下事將日入於弊而莫敢上聞矣可勝慮乎臣
仰窺 聖心所以致疑於臣言者其必曰每一指摘輒敢
爭論不已是慢令不恭也獨不觀唐有讀魏徵者曰徵凡
所諫諍不從不止意以 陛下為幼不同於長君而太
宗深拒其說益信任徵以啓貞觀之盛今不察其所論之
是非而類疑其慢令得乎又必曰廷臣論事特過歸於上

以遷其名尔獨不觀唐玄宗年迫論宋璟好名無比蓋其疑璟之心已醞於既相之後李林甫因售其諛而代之位夫以璟治以林甫亂而始終莫之辯此所以迷復之凶也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邀名得乎又必曰廷臣每論事必多雷同附會是特為朋黨自此也獨不觀唐德以陸贄黨於張滂諸人而裴延齡遂得恣其傾擠之奸以熾其亂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朋黨得乎夫慢令無上邀名植私朋黨亂政人臣之大戮也夫人非喪心矢志抑安忍自棄其身以徼大戾借使有之亦不過失於誑誤失於過激迹有近似而實非也然此亦萬一耳今

以萬一之似而疑紛紛者之作直果皇極之道乎臣愚欲
望陛下自今凡廷臣論事一以至誠臨之聽之必行行
之必果不幸而有註誤過激之論亦必出賜優假以作
其氣而凡所謂慢令邀名與夫朋黨之疑固不當復萌於
宸慮也臣又按今天下諸路風霾地震赤旱凶饑之變幾
無虛日則自古災異之甚未有甚於此時此正求言納諫
上下交脩惴惴然不遑暇食之際也故傳稱宋仁宗以日
食風災勅有司廣開言路陳得失而當時言事者至有削
封缺牘字皆方寸又有謂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於忌
觸諱而仁宗皆不暇計今廷臣字畫小帳賢令曰諱詞旨

稍訐遂成嚴譴果求言納諫以消天變之道乎詩記宣王
雲漢之災其曰我心悼暑憂心如薰則君身之謂也其曰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則群臣之謂也今九重斬於摠納
廟堂沮於職守臧僻怙於鵠詭科道怵於罪罟果上下交
脩以消天變之道乎臣愚仍望 陛下急詔中外言得失
仍許大小臣工自今有官守者得舉其職有言責者得進
其忠如此則政事可修生民可阜而和氣之薰蒸猶不足
以回天之心弭天之變則經義皆不可稽而感應之理誣
矣臣不勝戰慄惶恐待罪之至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鳳

聞天變之來雖或然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
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下罪已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
不敢易以處之也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
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犬鳴
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內府火
災延燒國學書房等處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
分惡風暴雨夜半繼日冲撞搏擊天地震撼瓦石飛走
奉陵石欄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
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文餘儀真居民漂沒及

丁餘家商民舡隻覆蕩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
大未有甚于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
感召而陛下德政之可脩者尤所當急臣敢昧死言之
經筵雖日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
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
見者免租之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
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
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
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閹閹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
當萬死今則止于克軍而百萬私祿仍歸舊黨蠹患等民

如蒲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于降級而入官臧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偽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請而至于濫縱政令必信毋惑于群議而有

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內閣或行或止必取上裁而
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
于小成以自足仍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
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
原蓋不出此矣臣等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類報災異疏

高儀

先該禮科抄出總督宣天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其學題稱據大同左
雲二衛呈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戌時分空中偶降飛蟲如
兩四翅六腿形似蒼蠅又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巍題稱據陵川縣申本年七
月十四日未時降雨入土四五寸本時有本縣城東平地
上開裂一道東西長三十餘丈闊六七寸深三四尺又該
楊巍題稱據太原府申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戌時分忽見
星如斗大後尾二丈餘長從東北起落於西南隨聞天鼓

聲又據交城縣申本年同月日時天落一星頗有大火光
自東北往西南落頃即天鼓鳴又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
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孔昭題稱據台州府申本
年七月二十八日大雨連期不止至三十日本府城南海
港潮洪大湧諸山兩漲陡注風浪拍天將南關沿港并東
南兩關民居一時衝決十無一存水從西門月城入城一
際淹沒府城內外共淹死漂流人口共二萬六千九百八
十一名口僮居天台寧海黃巖太平共淹死漂流人口二
千二百八十五名口又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理營田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廷順題稱據登州府申本年三月

二十八日辰初三刻地震有聲自西北來向東南去已至
初初刻復震一次已初三刻又震一次又該巡撫甘肅等
處地方都察院石僉都御史王輪題稱據西寧衛申本年
四月十五日卯時見天降形類小黑匾瓦無數有聲咬破
視其內黃色徧地如覆種然人食之即氣閉不上須臾復
甦約有數十里許又據涼州衛申本年三月十一日未時
忽有大黑旋風從東吹來將本衛西城門砲樓一座撮起
跌碎樓下銅將軍一位約重三百餘斤原係口西尾東設
於今彼風轉口南尾北砲座並無動損又該巡撫寧夏等
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茂題稱據寧夏衛申本年

六月十七日未時地震有聲從東南方起往西北方去訖
十八日子時卯時俱地震有聲從西北方起往東南方去
訖又該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尚智題稱據靖邊營報本年六月十七日未時地震
從西北方往東南去訖舊安邊營報本月同日時地震二
次挫塌大邊二處共長五丈五尺榆林衛申本衛同日時
地震三次從西北方往東南方去訖懷遠堡報本月同
日時地震挫塌敵樓二座清平堡報本月同日時地震挫
塌城垣一座長一十五丈龍州城報本月同日時地震挫
塌大邊城二座處長一十一丈又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

寶聖軍務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祉題稱據肇昌府申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丑時自西南方天鼓鳴又據寧遠縣
申本月二十六日戌時分有大火星自東北方落向西南
方去訖即隨天鼓大響四聲復連響數十聲往正北去訖
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楊一桂題稱肇昌府本年四月
十九日申時初刻地震自從西北方往東南方去訖連動
二次有聲次日子時四刻又動一次據禮縣通渭縣安定
縣秦安縣各申報相同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楊珍題
稱據常樂堡報本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更本堡東南角旗
竿上火光一處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宋纁題稱據平

陽府申本年七月二十九日丑時三刻從西北天開裂寅
初一刻東南開合又該宋總題稱靜樂縣申本縣男子李
良兩於本年四月內將腎囊不覺退縮入肚轉變陰門就
於村民白尚和配為夫婦等因俱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
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查本年正月至五月以來節該總
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等官王崇古等奏報各項
災異先經本部具題修省奏在 欽依外所據六月以後
續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右都御史等官陳其學等奏到
前項災異例該年終類奏奏呈到部臣等竊惟和氣致祥
戾氣致異此古今必然之理也仰惟 聖皇在上政治維

廟奉郊廟之祀勤修朝講之儀禁戢近倖則
乾綱奮而威若雷霆軫念邊疆則寵賚頒而恩
如雨露敬天法祖之道修已安民之心宵旰靡遑
已無不至是宜嘉祥畢集乖沴盡消矣乃今四方災異無
月無之至於靜樂縣男子轉為女形尤亘古罕見之異者
意人事不修臣職未盡以致上天譴告固不當委於適
然之數也合候命下通行內外大小官員深思愆咎痛
戒荒寧在大臣竭誠秉正共輸康濟之猷在小臣守法奉
公同效忠勤之義人才用舍務協於公功罪勸懲必求其
當國圖之間或有冤抑即為洗雪常賦之外或有征科亟

與蠲除邊境雖息修明戰守預為桑土之謀海徼未清區
畫五糧早收掃蕩之績凡可以答 天心紆 聖懷者俱
要從實修舉不得修飭靡文苟應故事臣等尤望 皇上
仰體 天心俯修 聖政 攬威福之權嚴忠邪之辨納
諫以通下情親賢以諮善道當賞其功而濫請者必禁罰
當其罪而撓法者勿容一切造作之費暫停止以蘇民困
一應玩好之具盡并斥以養清心導 成憲而不愆不忘
齊政令而惟和惟一則 君臣交儆庶事成修 天意可
回天變可弭而億萬載無疆之治端有在於是矣臣等無
任惓惓懇祈之至